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 简 报

(第 5 期)

2024 年 5 月

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编印

本 期 要 目

- ◆ 当前教材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
- ◆ 教材建设和管理要高度关注的五大问题

一、当前教材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

在当前的教育发展背景下，我国的教材工作正由传统体制向更加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前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教材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划与部署。这一系列的努力已经促使了现行的新型教材工作体制的形成，不仅在队伍建设、制度建设、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更在教材领导体制与工作体系、规划与管理制度体系、把关体系、保障体系以及新课程教材体系等“五大体系”的建设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一系列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教材工作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这不仅彰显了党对教材工作的持续关注，也对教材建设和实施提出了更为明确、更为具体的新要求。

当前，教育部正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致力于“铸魂育人”的崇高使命，聚焦于“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要战略任务上。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教育的深化改革，教材工作已站在了全新的历史起点上，预示着其迈向一个更为先进、高效的发展阶段。

（一）新的教材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初步确立

第一，党中央、国务院对教材建设领导体制进行了新的顶

层设计。2017年7月，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进入2023年，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国务院对教材建设的领导机制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设立了新一届国家教材委员会，旨在更精准地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从而加强统一领导与管理的力度。这一系列的举措不仅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教材建设的领导体制，更是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的关键步骤，体现了党对教材工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精心布局。

第二，各级教育部门对内部教材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优化。教育部教材局作为牵头单位，负责全面推进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并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同时，教育部内的相关司局也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各自领域内的学段、学科专业教材建设工作。而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则结合自身实际，明确了教材工作的职能部门，确保教材建设和管理职责能够具体落实。目前，全国各省均已成立省级教材委员会，教育厅（教委）也纷纷设立教材处或教材办，高校则普遍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教材工作机制，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第三，教材建设专业支撑力量进行了分级分类强化。为此，教育部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专门负责课程教材的理论研

究、决策咨询、监测评估以及交流合作等工作，致力于建设国家级高水平课程教材研究和决策支撑平台。此外，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也已经启动，通过遴选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教科院所等机构，打造服务教材建设的专业智库。同时，多个省份还成立了省级课程教材中心，为地方教材工作提供专业支撑和智力保障。

（二）新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系统构建

一方面，国家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教材建设规划。2019年，国家教材委员会隆重颁布了《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大中小学各学段、各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划。紧接着，2023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再度发力，发布了《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行动计划》，旨在进一步深化教材建设规划，推动教材工作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另一方面，各级各类教材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以及《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的相继颁布，为教材管理提供了全面而细致的指导。同时，为确保管理制度的完整性和实效性，还配套印发了《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和《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

》等系列补充性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不仅分级分类地明确了国家、地方、学校各级管理职责，还详细规定了教材从编写、修订、审核、出版发行到选用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管理要求。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各级各类教材管理中“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关键问题，为教材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此外，教材建设国家奖励制度也逐步建立。特别是由国家教材委员会主办、教育部承办，每四年评选一次的全国教材建设奖，旨在表彰各级各类优秀教材以及为教材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这一激励制度的实施，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教材编写者、教育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而且为教材建设质量的整体提升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推动了我国教材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新的教材把关体系有效运行

在教材规划与管理的核心要求中，确保教材的意识形态安全并提升质量标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为此，必须从多个维度出发，提出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以确保从教材的编写、审核、出版到最终的选用和使用，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严格规范和管理。具体而言，需要针对不同工作系统、工作环节和工作流程，制定并执行一系列精细标准和指导原则，以确保教材在

内容、质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达标，为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首先，要把好教材编写关。确保各级各类教材编写均遵循明确的要求和标准，对参与编写的人员条件进行严格筛选，从而规范教材编写的流程，明确“谁来编、怎么编”的问题。其次，把好教材审核关。坚持“凡编必审”的原则，通过建立健全的审核机构，加强审核队伍的建设，严格制定并执行审核标准和程序，确保教材内容的质量，实现“谁来审、怎么审”的规范操作。最后，把好教材的选用使用关。同样要坚持“凡选必审”的原则，明确教材选用的主体、原则和程序，对教材的选用过程进行严格把关，确保每一本进入课堂的教材都经过严格的审核和筛选，从而规范“谁来选、怎么选”的选用流程，为教育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四）新的教材保障体系不断完善

第一，教材建设经费投入大幅增加。国家、地方、学校、出版单位等多方投入的教材建设经费保障机制初步形成，中央财政设立了专门的教材建设专项费用，地方和学校也按照规定将教材建设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确保了资金的稳定来源。此外，国家还积极引导各类教材编写出版单位在教材研发、编写、使用培训、跟踪监测等方面加大投入，形成了全方位的经费支

持体系。

第二，教材队伍建设保障机制不断完善。一方面，依托重大研究项目、重点研究基地、高水平学科专业等，积极培养高水平教材编审研团队和骨干力量，为教材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另一方面，鼓励高校、科研院所招收教材建设方向的研究生，加强紧缺人才的培养，并在国家研究生招生计划中予以倾斜。同时，进一步健全激励措施，将教材编审纳入工作量计算、业绩考核、职务评聘、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优秀教材更是成为参评国家重大人才项目的重要成果，极大地激发了教材建设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三，教材建设的基础支撑持续加强。首先，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需求，建立相应的国家课程教材编审专家库，为国家重点教材建设提供了稳定的人才保障。其次，不断丰富教材理论研究，建立文献资料、编写资源、统计分析等数据库，为教材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保障和科学依据。最后，加强了国家课程教材管理平台的建设，推动了教材管理信息化的全域化、全过程发展，提高了教材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五）新的课程教材体系基本形成

从教材建设本身的体系来看，基本形成了以“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为主题的新课程教材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在课程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强化。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的正式出台，如何在大中小学教材中有机融入新思想、新理念，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导原则和具体要求。第二，中小学阶段的关键学科教材已经实现了统编统审统用。特别是语文、思想品德和历史这三门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它们在学生三观塑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必须由国家严格把关和统筹管理。第三，职业教育教材在适应新技术和职业岗位变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教材的多元立体发展，以满足新技术更新和职业岗位变化的需求。通过促进教材内容的灵活变革和不断更新，努力将学术前沿成果融入职业教育教材，同时保持职业教育的特色，为培养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提供有力支持。

二、教材建设和管理要高度关注的五大问题

（一）关于教材建设的中国化问题

首先，要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当前教材建设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结合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类型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学习规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的有机融入教材之中，这种融入不能是生搬硬套，更不能简单地贴标签。要实现真正的有

机融入，就要使教材贴近学生思想，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让进入教材的内容更加易认知、可理解，能够入脑入心。因此还需要进一步从规律上进行深入探索，从学理上进行系统阐释。

其次，教材要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发展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相关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实践、中国理论尚未被充分、系统地反映在大中小学教材中，其原因在于研究支撑不够，没有从学理上讲清楚针对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材进什么、进多少、如何进等关键问题。

最后，要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系统、全面地融入教材，教育学生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的基本原则和主题内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极其丰富，如何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以及学生的学习特点，有针

对性地选取合适的学习内容，准确把握内容的难度、深度以及科学的呈现方式等，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二）关于教材建设的科学化问题

第一，教材的容量、难度和梯度问题。当前教材建设面临“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学生应该掌握多少知识”“难度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恰当的”“不同学段的内容如何有效衔接”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好知识增长的无限性和学习时间、教材容量的有限性这一基本矛盾，是教材工作者必须面对和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教材的呈现方式问题。教材呈现方式关键在于如何使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教材呈现方式既充分体现学段、学科和类型特点，同时又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第三，学科体系向教材体系转化问题。科学体系是基于理论生长逻辑构建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是基于教与学逻辑构建的知识体系。一本教材到学生手里，要经过几次大的转化，从科学体系到学科体系，再到教材体系。长期以来，对于科学转化的目标、要求、机制、方法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缺少必要的研究。

第四，教材的质量评价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关于

教材质量评价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诸如“什么是高质量教材”“高质量教材的标准是什么”“评价要求和方法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三）关于教材建设的规范化问题

第一，教材管理的基本依据与要素。教材管理的规范首先体现在其边界、内容、方法、手段、工具以及政策和制度制定的基本依据上。明确教材管理的范围，确立管理内容的核心要点，采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运用高效的管理工具，是确保教材建设有序进行的基础。同时，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必须基于教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和规律，确保教材管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第二，教材建设全流程的规范与工作机制。在教材建设的全流程中，包括编、审、研、管、用等环节，都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机制。在编写阶段，应明确编写要求和标准，确保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审核阶段，应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确保教材质量的可控性；在研究阶段，应加强对教材使用效果的研究和评估，为教材改进提供依据；在管理阶段，应完善管理机制，确保教材使用的规范性；在使用阶段，应建立反馈机制，及时了解教材使用中的问题，为教材的持续优化提供支持。

第三，政策落地转化中的问题与保障措施。在政策的落地

转化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为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建立相应的落实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和具体任务。同时，为保障政策的顺利执行，还需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此外，对政策执行的效果进行监测与评价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四）关于教材建设的数字化问题

如今，数字化的高速发展对教材建设带来多方面挑战。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正在全面融入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教育领域的知识观念、课程形态、教学方式、教材形态正随之发生着深刻变革。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021年11月，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中提到，到2025年全民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创造力显著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转型，教材建设的数字化或数字教材的建设和管理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作为新样态教材，仍然需

要通过深入研究来系统回答“什么是数字教材”，以及数字教材的基本特征、选择标准、建设规范、管理机制、使用要求有那些等等关键问题。

（五）关于教材建设的体系化问题

第一，是教材本体的体系化，即各级各类教材建设的体系化问题。当前教材建设的总体目标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此，接下来教材建设必须把握住的一个重点是同类型教材或者同学科教材在不同学段的体系化建设。尤其是高等教育教材、职业教育教材、基础教育教材等要在价值导向、培养目标、内容建构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持一致。这不仅对于教材本体建设至关重要，更是从育人层面上的考虑，通过系列化的教材才能更好地推动完整的人的培养。

第二，是教材建设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体系不仅承载着教材的精神内核，更是推动教材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领域和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在高校研究机构中专门设立与教材研究相关的学术方向，致力于培养具备深厚教材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将教材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和学科进行建设，意味着需要确立其独特的学科核心概念、理论范畴和基本原理。目前，政策层面已经开始招收教材方向的研究生，接下来教材理论建设的紧迫任务在于加速其理论框架的完善，

构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并推动教材学专业教材的研究工作。这一进程不仅有助于提升教材学的学术地位，更将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与智慧。

第三，是关于教材建设的管理体系问题。目前，教材的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严格制度规范、强化教材全过程监管，加强对教材编写源头的管理。首先，教材的编写资质需要进一步严格把关，加强对编写单位、出版单位、教材编写人员的前置审核。其次，教材审核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化各类专题审核要点和标准，推动地方、高等院校和教材出版单位建立健全教材审核机制，提高教材审核专业化水平。此外，教材使用监测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建立教材选用、使用监测评估机制，教材编写出版单位也要建立健全教材使用跟踪、意见收集处理、周期自查整改机制，做好教材意见收集和处理工作。最后，教材宣传和舆情应对处置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强化教材舆情监控，及时研判潜在问题和风险，积极主动发声，提高网络环境下的舆情应对能力，妥善处置好教材热点负面舆情。

第四，是关于教材建设的保障体系问题。教材工作保障涉及人、财、物等多个方面，其中教材队伍是教材建设的基础力量，主要包括编写、审查、研究、使用、管理五支队伍。然而

，当前的教材编写队伍并未完全具备专业化、高水平素质。并且在现有的各支队伍中长期、稳定、专业、专职从事教材建设的人员比例太低。此外，管理队伍负责教材建设的整体规划和协调工作，也应由具备懂专业、会专业的人员担任。因此，如何提升教材队伍的素质是教材建设工作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做好新时期教材工作，必须高度关注和回答好以上几大问题。教材战线要有清晰清醒的认识，切实增强紧迫意识和使命担当，用更高的站位、更系统的思维、更长远的眼光，思考并谋划好教材工作。

报：教育部教材局、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

送：北京师范大学校办、科研院、教材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发：基础教育教材综合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及基地成员
